



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2 Nov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委员会

第 20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席尔瓦先生(副主席) (巴西)

目录

议程项目 81：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和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股股长(srcorrection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3-53914 (C)



请回收 A small recycling symbol consisting of three chasing arrows forming a triangle.



Kohona 先生(斯里兰卡)缺席,副主席席尔瓦先生(巴西)代行主席职务。

下午 3 时 5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8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和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续)(A/66/10、A/66/10/Add. 1 和 A/68/10)

1. 主席请委员会前成员、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特别报告员 Pellet 先生在委员会发言。

2. Pellet 先生(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特别报告员)说,他希望提请委员会注意有关《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A/66/10/Add. 1)性质和计划利用方面的几个事项,其在过去引起了一定的误解。首先,应该强调的是,指南不只是一套 179 项准则,而是一套附有评注的准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希望大会将通过一项决议,注意到指南,并敦促会员国尽可能利用指南。他还希望大会不仅仅把指南附在决议后,如果这样,也要澄清这些准则与评注不可分隔。

3. 其次,指南不是一本“合法用料”食谱,也不是律师的参考手册或学生的备忘录。指南应是一个工具箱,可由外交官、法官、律师和甚至立法议员用来解决问题,有时是非常困难、技术上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在拟定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或对其做出反应时出现。指南并不旨在为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不可能设想出所有的问题——而是要找出过去最显著和最艰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

4. 再者,指南只是说:指导提出一些一般性建议。在这方面,英文的“指南”比法文的“directives”或西班牙文的“directrices”更能阐述委员会编写指南的宗旨。委员会从未打算编写最终可能被采纳为公约的条款草案,也不一定想编纂习惯法的规则,尽管指南中的一些准则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习惯规则,尤其是转述 1969 年、1978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条约公约》规定的准则。这是把指南和评述一并阅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评述说明一项准则是反映国际法中

“实在”的习惯规则,还是只作一项建议,反映委员会认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5. 第四,指南是委员会的全体共识,但充满艰难。他在担任特别报告员时,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他唯一的目的是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道尽可能弥补《维也纳公约》的许多空白,理清公约中对条约保留的许多含糊之处。但是,这一过程是在“暴风雨”中开始的,不只是学术上,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的第 24 号一般性评论(CCPR/C/21/Rev. 1/Add. 6)印发的,导致了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辩论,而非掌握分寸,寻找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案。他在早期阶段就意识到,有必要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找到中间地带:一方面专注主权,另一方面则专注人权。第六委员会也常出现这类辩论。因此,他呼吁委员会抛弃成见,开展目前的讨论,把指南只看做是指南:努力找到兼顾有益的答案,解决维也纳对条约的保留体系执行方面的难题。

6. 最后,指南如同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一样,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虽然特别报告员显然影响了工作;但委员会努力,或是应该努力,确保其一致性。他一直努力做到这一点,虽然他对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有些怀疑,但他坚定地认为,委员会成员共同劳动的最终成果改进了他的报告,改进了他曾在不同时期提议的准则。他感谢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感谢秘书处,在编写指南的漫长岁月里的支持。

7.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关注第六委员会的意见,试图找到合理的妥协。但这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委员会成员表现出一种倾向,坚持己见,很少愿意进行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以达成妥协。他真的希望今年的辩论将是不同的。

8. 主席代表委员会感谢 Pellet 先生对委员会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工作做出出色的学术贡献。

9. Rönquist 先生(瑞典)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表示,北欧国家特别重视保留问题,这违背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极为重要的是,加

入条约的所有国家应承诺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仅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有义务这样做，而且有义务确保全球商定的规范不被保留破坏，特别是在人权领域。《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均是人权条约，有国家提出保留，北欧国家认为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这种保留不应在人权领域，也不应在任何其他领域所接受。

10. 越来越多的国家分开了无效的保留，这符合《维也纳条约法》第十九条。联合国条约机构也采用了分开保留的做法，特别是在人权领域。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评论，强调了两个基本要素：第一，人权条约机构有能力解决保留的是否认可；第二，不允许的保留通常的后果是其分开，这意味着有关国家被认为受条约约束，不受其保留影响。在这方面，北欧国家欢迎准则 4.5.1 明确无误的声明：不符合《实践指南》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规定正式有效和允许条件的保留，是无效的，因此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条规定是立足于国家实践，符合维也纳制度。

11. 北欧国家还同意，如准则 4.5.2 所述，无效保留的无效性，不依赖于一个缔约国的反对或接受，认为保留无效的一个缔约国应尽快拟定合理的异议。不过，北欧国家不赞同准则 4.5.3 的内容，尤其是这项规定：无效保留的提出者可随时表示无意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而且如果条约机构表示了保留为无效，也可表达此种意向。该准则并非是现行国家实践的编纂，也非理想的发展。各国遵守条约，必须被看作是他们共同价值观承诺的证据，不应受益于其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

12. 虽然各国应有权表示无意在无法从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但如果保留无效，则不应有这种权利。条约不得被保留破坏。各国遵守某些条约，可能是国家之间更广泛合作的一个基本要素。人权条约的情况正是如此。此外，一国管辖范围内的人必须能够依靠该国遵守其条约义务。一个缔约国是否受条约约束，不应该有任何不确定性。

13. 北欧国家欢迎委员会给予保留对话的结论。近些年来，欧盟、欧洲委员会和各条约机构更多参加这类对话，强调了《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因此，一些国家澄清、缩小或撤销了其保留。

14. **Buchwald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说，指南提供了有益详细的内容，有益于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并可能成为从业者有价值的参考。导言尤其有益于详细介绍指南的预期目的，和与法律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的长期共识：指南并非意在取代或修改《维也纳公约》。指南不具法律约束力，没有权威性地解释《维也纳公约》。事实上，有些准则只是较好实践建议，这与指南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15. 虽然指南反映了条约或习惯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些义务，它并不总是反映关于某些重要问题的国家长期实践或共识。例如，关于无效保留的后果的国家实践仍然相当多样，因此准则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作为指南中较具争议性的元素之一，不应被理解为反映了现行法律。也不应被视为理想的结果，因为它与条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相抵触：即一个国家只应在明确接受一项条约义务的情况下，才受条约约束。如果一国反对另一国的保留，认为其无效，反对国可以决定是否接受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尽管其反对或不接受条约关系。不过，保留国在无保留惠益而不接受条约时，便不受条约的约束。

16. 美国代表团支持对保留开展积极对话，欢迎委员会这方面结论中概述了有益实践，这将有助于鼓励澄清保留和反对的意思和意图。关于保留的对话不是一个僵化的过程，而是一组基本建议的做法和原则，可以改进保留实践。有看法认为，要对条约的保留建立一个观测机构，这很有趣，但美国代表团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一提议的细节，再就在第六委员会内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否妥当发表看法。关于建议的保留援助机制，美国代表团的问题是，由人数有限的专家组成、审议有关保留问题的一个独立机制，在一个根本上是国家之间的进程中是否适当。此外，美国代表团关注的是，从这样机制产生的建议，可能被看作是请求援助国家的义务。

17. **Silberschmidt 先生** (瑞士) 确认, 指南将提供在处理有关对条约的保留问题上有价值的实际援助。他说, 他只要强调瑞士代表团对此事的主要关切。详情可见其书面声明。

18. 瑞士代表团支持委员会的建议: 大会应呼吁各国启动并开展关于保留的对话。至关重要, 保留的作者应说明保留理由, 如准则 2.1.2 所述。同样重要的是, 在提出有疑问的保留时, 其他国家不保持沉默。反对意见可能导致保留国认识到, 可能对保留的可允许性存在疑问, 从而促使保留国与反对国和其他有关各方之间开展对话。为了促进这种对话, 反对国应说明反对的原因及法律后果, 还可以要求保留者澄清立场。

19. 关于提议对保留的保留设立观测机构, 不妨设立一个论坛, 由各国交流信息, 讨论有疑问的保留, 协调其反应或反对意见。瑞士是欧洲国际公法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的积极成员, 理事会便是这样一个论坛。瑞士代表团同意关于区域观测机构的提议, 认为应鼓励所有区域都建立。一旦区域观测机构的有效性被证明, 就不妨设想在联合国内设立全球观测机构。

20. 关于委员会有关援助机制的建议, 肯定需要解决关于保留的歧见, 回答在保留和反对方面出现的复杂问题。不过, 瑞士代表团认为, 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国际法的现有机制来满足。此外, 在起草新条约时, 各国可以自由建立专门机构, 根据需要, 并根据有关条约的专题来解决分歧。

21. 关于准则 3.3.3 (单独接受保留对保留的允许性不产生效果), 瑞士代表团认为, 一项不允许的保留是无效的, 因而无效。这条准则也列于准则 3.3.1 (无须区分不允许的理由) 和 4.5.1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接受保留不能消除保留的不可允许性。不应鼓励提出不允许的保留, 因此, 瑞士代表团欢迎删除前准则 3.3.3 [3.3.4] (集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其中曾规定不允许的保留将被视为可允许, 如果保留国明确告知之后, 没有缔约国表示反对。不过, 新准则 3.3.3 的评注在指南中的最后版本, 仍然留出来集

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可能; 而且, 评注基本上反驳了这种可能性, 但委员会的结论是, 最好不对此问题采取立场。

22. 关于赞成集体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的说法, 其理由是, 各方有权通过一般性协议, 特别是按照《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 修改条约。不过, 按照《公约》和《实践指南》中的含义, “接受” 保留意味着在收到保留通知后 12 个月内, 没有缔约国提出异议。没有异议, 并不能等同于一致同意修改条约。此外, 还不清楚各缔约国可能同意修改哪条规定。如果不顾条约禁止, 仍然提出保留, 就可以设想修改禁止条文, 但很难设想缔约国为迁就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 而修改条约。总之, 瑞士代表团认为, 12 个月内的无异议, 不应被视为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

23. 关于无效保留作者地位的相关有争议问题, 即准则 4.5.3 的主题, 当一项保留是不允许的, 因而无效时, 就产生了根据可分开原则, 在无保留益处时, 保留作者是否受条约全文约束的问题, 或是作者是否干脆不加入条约的问题。《维也纳公约》没有提及不允许的保留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 作者的意图将确定其状态。但是, 如果作者没有将其意图公之于众, 如果其意图无法从上下文中看出, 则应推定, 保留不是作者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因此, 不允许的保留作者将成为无保留益处的缔约方。因此, 瑞士代表团准则 4.5.3 的第 1 和第 2 款。

24. 不过, 意图何时, 或最晚到何时必须公示的问题仍无定论。当对保留提出反对时, 情况就更加重要。准则 4.5.3 中新增的第 3 款规定, 无效保留作者可在任何时候表示其在无保留益处情况下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图。这在保护作者利益方面有些过分。这也模糊不清, 可能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 因为它似乎让无效保留作者有权在任何时间退出条约, 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受条约中关于退出条约规定的约束。此外, 如果作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宣示其意图, 就可能不愿意在拟定保留时宣示; 而其本应在拟定保留时宣示。此外,

如准则 4.5.3 评注第 (53) 至 (55) 评注段正确指出，就无从确定宣示不打算受约束的意图何时会产生效果。

25. 无效保留作者故意冒着拟定一项不允许的保留的风险。这样，它可以说明保留的理由，公示其意图。如果其意图不能确定，该是作者的责任。法律不确定性的负担，不应由其他缔约国及其条约中体现的集体利益所承担。当然，无效保留的作者可以根据条约中设想的方式退出。欧洲人权法院曾在“Belilos 诉瑞士”一案中判决瑞士败诉，而瑞士国会一些成员曾表示，瑞士应根据相关条款退出公约。最终，瑞士没有退出，因为权衡后决定，仍做缔约国的好处要多于弊端。

26. **Ridings 女士** (新西兰) 欢迎《实践指南》，说，对条约的保留是条约法中最困难的领域之一，有很大的实际后果。委员会通过的准则和评注无疑将作为今后实践的有益工具。新西兰代表团特别赞赏评注中准则 1.1.3 (涉及条约领土适用范围的保留) 评注中有关领土范围声明所采取的办法。它支持这一观点：即不把整个条约适用于特定领土的声明，在《维也纳公约》的含义上不属于保留。这样的声明不涉及条约的法律效力。相反，对于条约的领土适用，在《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含义上，它建立了“不同的意图”。这一解释符合历史悠久的国家实践，符合联合国条约惯例。这尤其适用于新西兰的附属领土托克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益于适用新西兰加入的某一条约。

27. **赏花先生** (日本) 说，《实践指南》体现了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和《维也纳条约法》有一些对条约保留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实际影响。不过，指南有时超越了国家实践，因此需要对其地位做些澄清。

28. 出于实用性原因，某些领域可以简化，特别是在解释性声明方面。因为，与保留不同，这些声明没有法律效力，让其受到可允许性的测试，在国家实践中是罕见的，似乎构成了逐步发展，而非编纂。当事实上的保留作为解释性声明拟定时，国家实践的主流是通过不把解释性声明作为构成一项保留，来确定其可允许性和法律效力。有鉴于此，《指南》中声明，关

于保留的规定也适用于被视为构成事实上保留的解释性声明，就足够了。此外，由于《维也纳公约》没有关于正式确认签署条约时拟定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规定，也没有关于过时拟定解释性声明的规定，而且关于这些问题也没有确立统一普遍的国家实践，日本代表团怀疑是否需要对此类问题拟定准则。

29. 日本代表团反对超出《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期间过时拟定保留。准则 2.3 允许可以一致接受这种保留，但是，其他缔约国不反对，并不足以防止一国在表示受条约约束后随时力求修改其义务范围。

30. 准则 2.6.3 (反对者) 规定，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和任何国际组织，均可反对一项保留。不过，参照《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可以合理得出结论：反对保留的制度主要适用于缔约国，因为它的目的是规范关于遭致反对的保留的条款给保留国与其他缔约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带来的法律效力。条约缔约国可能因另一缔约国的保留受到直接影响，但非缔约国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如准则 2.6.3 第 (二) 分款所示，非缔约国关于保留的意见，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只要该国不是条约的缔约国；因此，其反对意见与缔约国的反对意见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因此，把缔约国的反对和非缔约国的已经看作是反对保留的同一概念，是有问题的。关于准则 2.6.12 (提出反对的期限) 和 2.8.3 (明示接受保留)，也有同样问题。

31. 关于准则 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在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只是表示缺乏对不响应国家事务的相关性，而非赞同或反对。此外，各国未对解释性声明做出反应，通常也不解释理由。因此，很难确定一国没有对解释性声明做出反应，其原因是声明不关系其利益，还是其刻意保持沉默。因此，原则上，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不应被解释为同意或默许该声明；准则 2.9.9 目前的文字和评注恰当反映了其代表团的关切。

32. 日本代表团还有几点意见，写在其书面声明中，见 PaperSmart 门户。

33. Schusterschitz 先生(奥地利)说,保留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法律工具,借以为多边条约争取最多的缔约方,但在实践中带来了许多问题。特别报告员编写的指南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指导各国的实践,但各项准则无法从保留制度中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可能造成其他问题,或者至少需要更多的解释。精简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准则。他将在口头声明中谈及指南的一些问题,其他看法写进了他的书面声明,见 PaperSmart 门户。

34. 一个普遍问题是整个文本中使用“保留”一词,却常常没有进一步区分有效和无效的保留。但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一词只涉及到有效的保留,例如,准则 2.6.12(提出反对的期限)。关于准则 2.1.3(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的代表),奥地利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如此详细。此外,文中提到代表团和使团团团长有权提出保留,实际可能不是如此。这也适用于准则 2.5.4(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的代表)和 2.8.9(有权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主管机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体现《维也纳条约法》第七条的较短文本,将更为合适。

35. 虽然准则 2.1.6(告知保留的程序)第 2 段来自《维也纳公约》第七十八条,但它没有充分反映国际惯例。告知保留若被视为已发出,交存者的接收应该足够了。关于第 2.3 节,奥地利代表团一贯反对过时到保留,因为这违反“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维也纳公约》中也没有设想。这种保留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接受,但是,少量的做法不应被用来创建一般规则。如果过迟保留被当然允许,条约就不能再作为各国之间稳定和可预测关系的基础。因此,准则 2.3(过时提出的保留)应只规定: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后不能提出保留;准则 2.3.1 至 2.3.4 应删除。

36. 准则 2.6.13(过时提出的反对)中,不清楚以下一句是何意思:过时反对不产生及时保留所产生的所有法律效力,因为没有显示产生了或没产生哪些法律效力。关于准则 2.8.11(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

留),奥地利代表团希望有一个解决方案,允许一个国际组织成立后,其主管机关的意见能够加以考虑。

37. 准则 3.1.5.1(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第一句优先考虑字面解释,第二句则提供附属解释。不过,对于何时诉诸附属手段,没有说明。奥地利代表团认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应该把附属解释手段的运用,局限于字面解释使得含义不明确或隐晦,或导致显然荒谬或不合理的情形。

38. 准则 3.2(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是按顺序指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和条约监测机构。奥地利代表团认为,这一顺序是为了建立一个层次结构;否则,不同机构评估出现的分歧可能危及条约关系的稳定。准则 3.2.3(考虑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需要加以补充,因为条约监测机构可能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考虑”其评估是不够的。奥地利代表团建议把准则改为“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应接受或考虑该机构的评估……”。

39. 准则 4.1(保留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成立)应加以补充,以确保它也包括隐含接受或无需接受的情况,比如,某条约明确授权提出保留的情况。奥地利代表团认为,对一项谈判国数目有限的条约提出保留,需要明确的接受;准则 4.1.2(对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应作相应修改。准则 4.2.1(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不符合国际惯例。通常情况下,保留者不必等待 12 个月期限届满之日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保留者应该能够更早达到这个状态,如果没有反对的话。因此,类似准则 4.2.2(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第 2 段的文字,应写入准则 4.2.1。

40. 准则 4.3(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中,“有效保留”一词在《指南》中首次出现,却无定义;其含义只能通过准则 4.5.1(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使用的“无效”相对照才能清楚。准则中应写入定义,其中使用了一些密切相关的术语,如“有效性”、“允许性”、“正式有效性”和“成立的保留”,其中的关系仍不清楚。另一个问题涉及准则 4.3:是否可以任何保留提出反对,包括条约明确授权的保留。

41. 奥地利代表团可以接受准则 4.5.3 的大部分实质内容(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但很难确定保留国的意图。不过,不能接受第 3 段。允许保留者随时表示其无意接受条约约束,势必给条约关系的稳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因为其他方永远无法确定保留国或组织是否已加入条约。此外,还不清楚表达这样意图的效果是自那以后,还是自其时始。奥地利代表团认为,不受条约约束的意图,应在提出保留时当即表达。如果不是,那么保留国或组织就应受条约约束,而无保留的益处。

42. 奥地利代表团怀疑有关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准则在国家继承方面是否有益,国际继承是以《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为依据的。该公约只对少数几个国家有约束力,并没有反映习惯国际法。关于“新独立国家”及其待遇的准则,已经不再合适,因为非殖民化进程,以及在国家继承中需要考虑其特殊情况的情形已经过去。因此,最好把有关继承的准则限制为一般性声明,为逐案处理国家继承情况留下足够空间。

43. 奥地利保留提出补充意见的权利,如果《指南》在任何国际论坛进一步讨论。

44. **Faden 女士**(葡萄牙)说,葡萄牙代表团坚决支持《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认为其是对条约法复杂和动态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指南》探讨了《维也纳公约》保持沉默的事项和含糊之处,并将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还有助于鼓励在提出保留时严格遵守国际法,推进关于保留的对话进程,甚至扩大对条约的参与。总之,《指南》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兼顾各方,并符合当代国际法的逐步演变。

45. 委员会介绍的一个值得欢迎的新元素是,关于保留对话的附件。这样的对话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避免提出不符合国际法的保留,确保遵守《维也纳条约法》第十九条。关于保留的对话应尽可能具有包容性,以鼓励广泛参与。还应确保当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心照不宣地接受保留时,是特意而为,而非缘于并非表达意愿的无意中的沉默。在没有监督机构的情况下,不

妨探讨交存人是否可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加强保留的对话。

46. 葡萄牙代表团还对委员会关于建立保留援助机制和观测机构的建议感兴趣。在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建立观测机构将具有极大的价值,不仅用于监测对关键条约的保留,包括人权条约,也有利于促进关于保留的对话。在这方面,葡萄牙关于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联盟内设立的观测机构的经历是积极的。按照委员会的提议,联合国内设立观测机构可以参照这两个范例,再做一定的改进。

47. 要审查的大多数保留将涉及交存秘书长的许多条约,秘书处应发挥突出作用,例如,在联合国条约集网站上单设一页,更新最新的保留,介绍其内容、提出反对的截止日期,并说明是否已经提出反对。这绝不会有害于第六委员会作为思考讨论、澄清具体保留情形论坛的作用;“对条约的保留”项目甚至可以写入第六委员会议程。

48. 委员会有关保留援助机制的建议是好的,但需要仔细研究,以确保该机制是否与现有的调解纠纷机制重叠,包括《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规定的机制。保留援助机制的任务需要清楚地表明其特定的功能,其存在的理由及其相对于现有争端解决机制的位置;需要说明其不是条约设立的机构;需要规定工作方法,使其能够提供快速灵活的援助。

49. 葡萄牙代表团鼓励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和使用《实践指南》,在需要时进一步研究有关保留对话和援助机制的建议。

50. **Popkov 先生**(白俄罗斯)说,委员会在条约法中最复杂和无规范领域之一,做了值得称道的工作。希望《指南》获得国际法实践者的广泛接受和使用。俄罗斯代表团支持委员会为《指南》选择的不具约束力的格式,欢迎委员会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及其关于保留援助机制的建议。

51. 一些准则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准则 1.7.2(替代解释性声明)中,“缔结补充协定”,可能与准则

1.7.1(替代保留)使用类似的概念造成混淆。应明确区分几个缔约方改变一个多边条约,以及缔约方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经协议解释条约。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样的协议等于修改条约,在第二种情况下,不一定就意味着哪怕是进行心照不宣的修订。

52. 鉴于《指南》的可选性质和陈述保留理由、以便于促进保留对话的重要性,俄罗斯代表团建议删除准则 2.1.2(说明保留的理由)中的“尽可能”一词。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准则 2.6.9(说明反对的理由)和 2.9.6(说明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为求更大的法律确定性,俄罗斯代表团还建议,在准则 2.4.1(解释性声明的形式)和 2.9.5(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形式)中,应删除“最好应书面提出”中的“最好”一词。准则 2.6.13 的措辞(过时提出反对)不清楚,应按照准则 2.3(过时提出的保留)、2.3.1(接受过时提出保留)和 2.3.2(对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的期限)拟写。关于准则 3.1.5.2(含糊或笼统的保留),俄罗斯代表团认为,不根据《指南》提出的保留,应视为无效。

53. Tomlinson 女士(联合王国)说,她很高兴地看到,《指南》的最终版本包括介绍,其中解释《指南》的目的和法律地位,包括其与 1969 年、1978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关系。介绍中清楚表明,《指南》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修改或以任何方式偏离《维也纳公约》,而是向面临保留方面难题的国际法实践者提供援助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评注中对以往实践的研究和分析是非常宝贵的。虽然不具约束力,但《指南》包括了一系列规定,其在义务性质方面各不相同。有些反映了《维也纳公约》中有约束力的规则,有些是意在拟议法建议,还有些只是良好做法建议。

54. 准则 1.1.3(涉及条约领土适用范围的保留)与《维也纳条约法》一致,英国与此的立场没有改变。像其他拥有海外领地的国家一样,联合王国也认为,一项有关涉及条约领土适用范围的声明并不构成对条约的保留。《维也纳公约》明确指出,一项声明或陈述能够构成对条约的保留,如果其本意是排除或更

改条约中适用于有关国家的某些条款的法律效力。一项宣言或声明若有完全排除条约对某一特定领土适用性的效果,就不会构成保留,因为其不涉及条约的某些条款的法律效力,而是意在排除《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九条中关于领土适用的剩余规则。很明显,除非有不同的意向成立,条约将对当事方的非都市和都市地区具有约束力。联合王国关于对领土上适用保持沉默的条约的长期立场是,在批准或加入文书中列出条约将适用的领土。有的领土可随后通过单独通知保存者的方式列入。这种做法符合准则 1.1.3 评注第(5)段,其中载列了法律的正确立场。联合王国代表团感谢委员会听取有关国家的意见,相应修改准则和评注。

55. 关于准则 3.2.1 至 3.2.5 中条约监测机构的职能,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机构评估保留效力的作用原则上应该来自有关条约的规定,条约应是缔约国和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自由谈判的结果。监测机构任何此类评估的法律效力,应参照其条约职能所确定。联合王国代表团无法接受的是,条约监测机构有权裁定在没有条约明文规定情况下保留的效力。对条约监测机构的任何意见或建议,缔约国都应与其定期报告中的其他建议和意见,以同样方式加以考虑。不过,联合王国代表团接受的是,条约监测机构可能不得不就保留的地位和效力表示意见,以便使该机构履行实质性职能。关于准则 3.2.2(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如果缔约国明确表示赋予条约监测机构评估保留效力的职权,他们将因此在此在条约中做出具体规定;如无这样具体规定,也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被解释为允许在这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作用。

56. 准则 4.5.3(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涉及的问题,是保留实践中最有争议,最多辩论的领域。按照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的咨询意见,如果一缔约国提出了无效保留,就没有有效地表示同意受条约的约束,因此,就不会出现条约关系。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这是现行法。条约关系是基于同意而设,这样,无

效保留的唯一结果是，条约关系不会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产生。

57. 当首次提议《指南》时，委员会曾建议，应该推定，提出无效保留的国家将仍然成为条约缔约方，而无保留的益处。虽然联合王国代表团积极响应委员会的思维，但仍认为，评估作者意图的标准不明确，如此起草的《指南》会导致缺乏法律确定性。现行准则 4.5.3 更接近联合王国代表团在书面意见中的主张(A/CN.4/639, 第 170-182 段)。

58. 第 1 段正确指出，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的意图将确定其是否打算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或者是否认为不受条约约束。第 2 段没有反映现行法，也没有意图如此行事。如评注所述，真正的问题的是，第 2 段是否最好也列出反向推定。联合王国代表团认识到，委员会不得不做出选择，而在准则 4.5.3 中提出的今后实践表明在努力取得合理的平衡。第 3 段规定，无效保留的提出者可“随时”表示无意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受条约约束。允许保留国表示，当其保留历经多年诉讼时，其不认为自己受条约约束，这就缺少了法律确定性。关于第 4 段，这显然是委员会的一项建议，她已经表示其代表团对条约机构有限作用的想法：条约机构不能对保留的效力做出明确的裁决，除非其已经被赋予了特定的权力。

59. 联合王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委员会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遗憾的是，似乎很少见到保留国对有关保留

依据的查询给予任何有意义的答复，这种情况不利于条约关系的顺利运作，不利于法律上的确定性。委员会的结论启动了一个明确的进程，可供提出保留的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希望更清楚了解保留依据或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加以利用。保留对话的关键是，它应该灵活，而不应发号施令，正如委员会所表示的那样。此外，结论包含的元素——如关于各国和国际组织应解释其保留的依据的建议——将有助于缔约方评估保留的有效性。联合王国将积极答复其他国家要其解释任何保留的依据的要求，并敦促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合作态度。

60. 委员会曾提出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援助机制的建议，对此，仿照欧洲理事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观测机构，设立保留观测机构的想法，可能值得在第六委员会内探讨。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已证明是讨论保留和潜在反对意见，及协调国家立场的有效论坛。联合王国代表团将有兴趣地听取其他国家对此事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如何发展观测机构的意见。还准备听取其他国家关于是否认为建议的保留援助机制有益的意见，但也指出，其中将有财政预算问题要解决。

61. 《实践指南》是全面的，经过深入研究，联合王国代表团相信，如《1969 年维也纳公约》一样，它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证明今后几十年对保留的明确指南。

下午 4 时 30 分散会。